

十五至十九世纪的 西 苏 丹

〔苏〕德·亚·奥耳迭罗格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十五至十九世纪的
西 苏 丹
(历史和文化史散论)

下 册

〔苏〕德·亚·奥耳迭罗格著

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千校翻译组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  
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引 言

本书所刊原始资料是对正文的补充。其中一部分关系到豪萨人的历史,颇多可观的内容,有助于阐明本书某几章中涉及的关于奥斯曼·丹·福迪奥起义经过的个别问题。这里附录的原始资料内容除记载历史外,还有叙述豪萨族同达冈巴、冈贾地区进行商队贸易情况的,也有描写风土人情的。其中描述豪萨人习俗和新年仪式的第十篇和第十一篇原始资料,就内容来说,同本书探讨豪萨人、桑海人和富尔贝人亲属制度问题的最后一章有密切联系。第九篇原始资料则系第四章中提到的关于道腊的种种传说之一。

此处所刊原始资料的原文系豪萨文,是德国学者戈特洛布·阿道夫·克劳泽所搜集的手稿的一部分。十九世纪末,克劳泽曾对德国殖民地多哥及其邻近地区(今独立的加纳国东部、多哥法托管区以及法属西非洲和英国殖民地尼日利亚部分

地区) 居民的语言和风俗作过多年的研究。克劳泽历次旅行西苏丹, 带回不少手稿, 这些手稿看来都移交给了柏林普鲁士国家图书馆。1928 年, 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院通报曾将克劳泽搜集的部分手稿影印发表。根据德国非洲学班图语专家黑佩(M. Heepe)所写的小序来看, 影印手稿的目的在于让有意翻译手稿的专家们不必费力抄写原文。手稿发表时还附有普鲁士国家图书馆所藏克劳泽搜集的全部手稿目录。当时影印的那一部分在该图书馆手稿目录中编号为 No. 844, 是 1897 年入馆的。这些手稿共计四十篇, 影印的是其中的二十七篇, 即第十二到第三十八篇。本书则从中选刊了与正文内容直接有关的十二篇手稿。

原始资料按一定的顺序排列。前面几篇的内容叙述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诸豪萨城邦的历史和奥斯曼·丹·福迪奥起义的经过。接下来的几篇讲豪萨族和富尔贝族的商人兼打手在南方的活动, 然后是描述商队旅程和有关商队贸易的原始资料。最后是关于道腊的传说和有关风土人情的资料。全部原始资料按照这样的顺序编排次第。然而在发表时保留了克劳泽所编的手稿页码。在

本书正文和注释中提到的原始资料，篇号次序是我们编的，篇号后面的手稿页码系克劳泽所编。为了便于手头有原始资料德国影印件的读者查检，我们特地把重新编排的各篇原始资料的次序同克劳泽所编各篇手稿的次序和页码列了一个对照表（见第 413 页）。

全部原始资料用豪萨语西方话即索科托一带的方言写成。这一点从手稿中使用这种方言所特有的动词形式和某些词汇可以看出。然而本书并不专门讨论语言问题，至于为理解原始资料所必须弄清的一些细节，则加注说明。翻译原始资料困难不少，手稿有些地方写得不清楚，有些内容纯属地方性的细节。因此译文中有时也留下一些意义含混之处，我们在注释中加以说明。附加在手稿页边的文字有五处比较长的，今按德国影印件方式单独刊于第 447 页，并在有关各页标上 * 记号，表示插入该处。

克劳泽搜集的手稿共有好几十篇，分别写于不同的时代，并且显然出于不同人之手笔。1954—1955 年，这些原始资料曾由我主持在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非洲学教研组的专题讲习班上讲

读。参加翻译工作的有该系的学生：奥斯尼茨卡娅、普加奇、斯米尔诺娃和沙莫娃(И. Н. Шамова, 即贝科娃)。她们如今是设在列宁格勒的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非洲组的研究员。

奥耳迭罗格

译者说明：附录中的原始资料是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的豪萨文手稿。现代豪萨文已改用拉丁字母拼写。苏联影印发表这些手稿时，将原文的拉丁拼音置于俄译文之左，供逐行对照。我们译成中文时，从实际出发，删去了拉丁拼音以及附录引言中一段专门讨论发音的文字，相应地也就不必按苏联版本的方式使译文与手稿逐行对口。此外，这十二篇原始资料的俄译文费解之处甚多。除引言中所说的文稿缮写不清等原因外，也可能与俄译者并不充分了解原文意义有关。现在我们根据俄译文转译，不免与原文出入更大。在有条件直接从豪萨文译出这些手稿之前，目前的中译文只能作为一种间接材料提供参考。

原始资料第一篇

富尔贝人与戈比尔王的战争

〔手稿第 31 页〕巴沃^① 为道腊王，瓦里·迈克腊耶^② 为卡齐纳王，昆巴鲁^③ 为卡诺王，托加^④ 为克比王以及巴契里^⑤ 为戈比尔王时，一些麻拉目和预言者^⑥ 在一起议论说，必须小心谨慎，不然这个地区就会落入浅肤色的异邦人^⑦ 之手。当时正值麻拉目奥斯曼·丹·福迪奥来到这个地区。各邦国王谁也没有想到他是富尔贝人，大家都以为他是图阿雷格人^⑧。戈比尔王巴契里临死时召集戈比尔全体居民，对他们说：“我死以后，我的儿子就是国君。不要把权交给我孙子，不然你们会被出卖的。”说戈比尔人将被卖到豪萨地区，等于说你在择日待毙。^⑨ 他死后，他的长子巴瓦·江戈尔佐^⑩ 即位，请麻拉目奥斯曼教育他的儿子雍法^⑪。巴瓦在位时，麻拉目奥斯曼的名字开始到处传扬。他

聚众传教，于是人们在鲁加法科^⑫ 接受了伊斯兰教。巴瓦十分了解麻拉目奥斯曼，因此把儿子委托给他教育。巴瓦在位二十八年。他死后，亚库巴^⑬ 继为国王。亚库巴说，他将先行袭击马腊迪^⑭。他举兵出征，但被击退了。于是他召集人们、麻拉目、预言者，对他们说：“你们看，只有这个城不服从我们。”他们回答说：“如果你愿意，你一定可以拿下这个城市。但要请麻拉目奥斯曼做一台祈祷。”王说：“好。”他派人去把麻拉目召来。麻拉目来了，国王问他：“你来了吗，奥斯曼？”后者答道：“是的。”国王说：“你为我求真主保佑我在马腊迪得胜。”奥斯曼回答说：“好。”于是就为他祈祷。人们带着在马腊迪掳获的财物归来，国王派人给奥斯曼送去二百五十名女奴隶和二百五十名年轻的男奴隶。国王表示同意把那些异邦人给他，让他们造清真寺，戴土耳其帽。这种帽子叫做“安巴库”^⑮。戈比尔王凯旋后，又部署与克阿瓦^⑯ 交战。他整装出发，却没有告知麻拉目奥斯曼。王攻打克阿瓦，三月不克。人们干渴难忍，伤亡惨重。王勃然大怒，说：“一定是麻拉目奥斯曼作法不让我拿下这个城市。等我回去，就把他杀死。”雍法从

师在学，没有随军出征。麻拉目奥斯曼得悉之后，对雍法说：“你听说没有，你的叔父说，等他回来，要把我杀死。因此，你如果能抓到权力，我要为你祈祷，让他快死，让你当国王。”雍法说：“好，我如取得权力一定能治理好国家。”亚库巴委派他的许多兄弟担任丹·果德^⑩和萨尔道纳^⑪，其中有些人〔手稿第 32 页〕权力很大。但他们都带着大批奴隶打仗去了；戈比尔的加拉迪马、扬库纳^⑫、骑兵统领^⑬、萨尔金·迪亚和阿季亚^⑭，他们都在战场上，只有马加季^⑮留守在家。亚库巴死在战场上。军队远离家乡，归来时，马加季和留守的人^⑯已立雍法为戈比尔王。亚库巴的兄弟们企图挑起纷争，但是对方拒不让步，所以权力仍在雍法手里。麻拉目奥斯曼逐步参与整个城邦的事务，因为他的学生成了国王。消息传来，多索^⑰发生叛乱。朝廷派遣军队前往，但遭到反击。后来又派兵去，但又被击退。于是派达达、丹卡亚耶、丹加腊、萨利胡·苏伊迪这些勇士去请古米^⑱王、巴万·亚里的父亲瓦罗^⑲来。他来了，就要他带领军队到多索去。他说：“好吧，我去，但除了承认我们政权的人以外，戈比尔人一个也不要跟我去，这样他们就

会败给我们。^{②7}”得到同意后，他就到京巴纳^{②8}去。当时麻拉目布哈里和阿卜德·克尔米^{②9}的父亲麻拉目阿卜德·萨拉米^{③0}正在京巴纳。他入了伊斯兰教，修建了一座很大的清真寺。瓦罗来到他家门口，说：“请问麻拉目什么时候可以出来？愿他为我祈祷，我是戈比尔王派来的。”人们通报了麻拉目。他不愿出见，说：“告诉他，我有事在身，真主会保佑他得胜的。”瓦罗果然满载而归：他攻下了多索，大肆烧杀，掳获了不少牛羊、马匹和奴隶。但他不愿到京巴纳去。的确他十分生气，当他回来时，人们迎接他，他理也不理。问他发生了什么事，瓦罗面有愠色。“要知道你的孩子一个也没有战死，而戈比尔王却获得了奴隶。”瓦罗对王说：“我看在戈比尔的土地上一定有二君。”王问道：“除了我还有谁？”瓦罗回答说：“京巴纳人。”王又问：“他们干了些什么？”瓦罗回答说：“听我道来。”于是就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王说：“你去吧，你要什么战利品，我就给你什么。”不久，戈比尔人重又发动战争，凡是与他们交战的人，都被打败。只有进过清真寺的人^{③1}，才被留在麻拉目奥斯曼的帐棚里。有人发现一个京巴纳的奴隶步兵戴着

镣铐，就向麻拉目报告。麻拉目吩咐把这个步兵叫住。那人就去盘问步兵，然后回报麻拉目：“我们占领了整个京巴纳，”等等。麻拉目立刻写信派人送给戈比尔国王。信上说：“我希望你能准许释放这个伊斯兰教徒回京巴纳去。”^⑳ 戈比尔国王回信说：“我准你所请，〔手稿第 33 页〕因为你等于我的父亲。”麻拉目奥斯曼要富尔贝人都去站在路上，看到被捆绑的人，就为他们松绑，看到戴镣铐的，就把镣铐砸碎。富尔贝人照办了。他们砸碎镣铐，把奴隶，不管男的女的、大人小孩概予释放，直至瓦罗来到。瓦罗问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回答说：“是国王的事。”^㉑ 瓦罗大怒，立刻去见国王。瓦罗说：“王啊，祝你长寿。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把我派到多索去？京巴纳人都恨你，我告诉过你，我不愿意去；他们射死我的马，打死我的人。人们告诉我说，是你命令那个富尔贝人^㉒，让他砸碎所有的镣铐，把奴隶释放的。”戈比尔国王说：“我没有这么说。你去把其余的奴隶带来，把他也叫来。”人们来找麻拉目。据说麻拉目是这样回覆王命的：“我既不带奴隶去，也不只身前去，我不从命。”人们回来报告国王。王说：“你们再去。”他们又去找麻

拉目,他又说不去。戈比尔王就派卫士去抓他。卫士到了那里,麻拉目吩咐把他们揍一顿。他们挨了打回去了。国王说:“典狱长^⑤在哪里?卫队长^⑥在哪里?立即骑马去把他带来。”他们去了,又挨了打。他们回来后,戈比尔骑兵统领奉命立即去把麻拉目奥斯曼抓来;他如违抗就用武力把他押来。统领当即备马披甲前去拿人。可是麻拉目奥斯曼把他们统统赶了回去。接着戈比尔王亲自出马。于是整个戈比尔都沸腾起来了。他们到了那里,被全部击退,战马和铠甲被夺走,贵族被杀死,戈比尔的巴尔德^⑦和盾牌兵统领也被杀,总之一败涂地。戈比尔王没有进入阿耳卡拉瓦^⑧,而是在加翁加扎瓦扎了营。他怒不可遏,发信给各城邦,甚至也发给博尔努和道腊,直发到扎扎乌。他命令任何地方看到富尔贝人就杀。因此,富尔贝人只得全部集中在麻拉目奥斯曼处。凡是戈比尔国王没有下令格杀富尔贝人的地方,并不是所有的富尔贝人都追随麻拉目。他们说:“这个麻拉目!他看到自己什么都没有,他就想打仗。”他们又说:“他是个穷光蛋,既没有牛羊,也没有马匹。”七天过去了,麻拉目奥斯曼军队中的富尔贝人就有两

万人。戈比尔王集中兵力向他们进攻，企图把他们逼到科托去。³⁹然而他们却在那里打退了雍法的军队，追捕他并乘胜追击，把他杀死了。〔手稿第 34 页〕他们占领了阿耳卡拉瓦，并在加翁加扎瓦扎了营。奥马尔·杜尼亚⁴⁰率领军队去攻打卡齐纳，星期三，城破。这时瓦里·迈克腊耶已死，接王位的是巴瓦·丹·吉马⁴¹，城破即在他称王期间。苏莱曼·托塔⁴²率领军队去攻打卡诺时，卡诺王是阿耳瓦利⁴³。到星期四城破之时，阿耳瓦利统治卡诺已有十七年。麻拉目穆萨·巴巴尔尼·托塔⁴⁴率领军队攻打扎扎乌，扎扎乌在星期六失陷，当时的国王是马卡⁴⁵。阿卢·杰迪⁴⁶率领军队于星期五攻下比尔宁克比⁴⁷。其时克比王托加已死，继他为王的苏莱曼⁴⁸也死了，即位的是苏莱曼的儿子福迪·丹·塔腊纳⁴⁹。在马法腊⁵⁰王阿瓜腊吉统治时，塔拉坦马法腊平安无事。而在马法腊王加兰吉统治时，曾与丹古龙法达季交战。在布尔米⁵¹王瓦卡索——达尔科伊的父亲——统治时，则与巴科腊交战。亚乌里⁵²被占领是因为当时那里发生内乱。在科雷地区⁵³与麻拉目阿卜德·萨拉米交战达一年之久，是麻拉目阿拉散使

他们讲和的。于是建立了索科托国。就这样，我们停止了好多战争，只有在托托^②的战争除外，这场战争直到现在还在进行。

注 释

① 巴沃——道腊王(十八世纪 60—70 年代在位)。

② 瓦里(或阿格瓦拉吉)·迈克腊耶——卡齐纳王(1750—1767 年在位)。

③ 昆巴鲁(或昆巴里)——卡诺王(1731—1743 年在位)。在他统治期间，卡诺曾与戈比尔交战。

④ 托加——克比王(十八世纪中叶在位)。

⑤ 巴契里——戈比尔王(十八世纪 70 年代在位)。

⑥ 作者叙述的事情发生在奥斯曼·丹·福迪奥起义之前。如果把上述各邦国王统治的年代加以对照，可以推想事情大概发生在十八世纪 70 年代。这里，大事记作者恐怕把卡诺国王昆巴里同他的某一个继承者搞错了，因为除了他，其余各邦国王都是同时代人。提到预言者(下面还有一处提到)显然不是偶然的。原始资料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把豪萨族各邦国王都说成是古代多神教仪式的信徒，以此为奥斯曼·丹·福迪奥的活动进行辩护。有关这一问题可参阅正文第五章的结尾部分。对豪萨族在伊斯兰教传入前的宗教仪式的概述则见于格林伯格的《豪萨人中间的伊斯兰教与氏族组织》以及《伊斯兰教对苏丹宗教的影响》。这些地区至今还保留着多神教信仰的残余。预言者(bokaye, 单数为 boka)

在很多乡村有相当大的影响,人们相信他们的预言,听从他们的劝告。预言者的职业有时是世袭的。

⑦ 这里显然是指富尔贝人。

⑧ 在原稿中为 azbinawa,这是豪萨人对阿兹本的图阿雷格人的称呼,显然,大事记作者提到这个细节是为了解释戈比尔王既然反对富尔贝人,为何又信任奥斯曼·丹·福迪奥。

⑨ 后半句的译法不可靠。

⑩ 巴瓦·江戈尔佐——戈比尔王(1776—1794年在位)。

⑪ 雍法——戈比尔王(1802—1808年在位),巴瓦·江戈尔佐的儿子,奥斯曼·丹·福迪奥的学生。

⑫ 鲁加法科——奥斯曼·丹·福迪奥在达格耳的府邸。

⑬ 亚库巴——戈比尔王(1794—1800年在位),巴瓦·江戈尔佐的弟弟和继位者。

⑭ 马腊迪——卡齐纳地区一城市。

⑮ “安巴库”(anbaku)——原意为“给你们”。此词显然来自民间俚语。米施利希的《豪萨城邦史话》第209页有如下一段文字:“……有一次他请求国王准许所有伊斯兰教徒戴土耳其帽、缠头。得到的回答是:‘给你,麻拉目。’”

⑯ 克阿瓦——赞法腊省主要城市之一。

⑰ 丹·果德(dan gode)——大概是一种封号,辞典里没有这个词。

⑱ 萨尔道纳(sardauna)——一种封号(基本上是戈比尔的封号,但其他城市也有)。

⑲ 扬库纳(yankuna)——辞典里无此词,大概是一种封号。

⑳ 在索科托称为乌班·达瓦基(uban dawaki),其他的方

言则称为马达基，是豪萨城邦最重要的职位之一。

②① 萨尔金·迪亚(sarkin diya)和阿季亚(ajiya)都是封号。

②② 马加季(magaji, 直译为“继位者”)——大官封号之一，国王出巡期间由他代为执政。

②③ 指城市贵族，有势力的人。他们利用暂时无继亚库巴之位的局面，立他们所满意的人为王。

②④ 多索——扎贝尔马的首府。

②⑤ 古米或滚米——索科托一城市，在比尔宁克比东南。

②⑥ 瓦罗——戈比尔大将，曾率领骑兵到多索去镇压叛乱。

②⑦ 此句或可作另一种解释：“他们将与我们将战。”

②⑧ 京巴纳——索科托一小城。

②⑨ 布哈里和阿卜德·克尔米——麻拉目阿卜德萨拉米的两个儿子，奥斯曼·丹·福迪奥的支持者。与戈比尔交战时，他们都参加奥斯曼的军队。

③⑩ 阿卜德·萨拉米——住在京巴纳的麻拉目，伊斯兰传教士。

③⑪ “进过清真寺的人”意即“愿意皈依伊斯兰教的人”。

③⑫ 此处译文不可靠。

③⑬ 此处应理解为“我们是按照国王的命令这样做的”。

③⑭ bahinallache 这里译为富尔贝人，但通常的写法是bahillache。

③⑮ 原文为 yari, 或作 sarkin yari——即典狱长。

③⑯ 原文为 bango, 一种封号。

③⑰ 原文为 barde, 一种封号。

③⑱ 阿耳卡拉瓦——戈比尔首府。1808年，阿耳卡拉瓦被奥

斯曼·丹·福迪奥的军队所占领。

④③ 1804 年科托湖战役中起义者打败了戈比尔国王雍法。

④④ 奥马尔·杜尼亚，或作奥马尔·杜姆亚瓦——卡齐纳城富尔贝人的首领。1805 年，奥马尔·杜尼亚和奥马尔·达拉季率领的队伍占领了卡齐纳。

④⑤ 巴瓦·丹·吉马——卡齐纳王(1771—1800 年在位)。文中提到富尔贝人在巴瓦·丹·吉马统治期间占领卡齐纳一节有误。事实上卡齐纳在 1805 年失陷，它的最后一个国王是马雷马瓦·马哈茂德。

④⑥ 奥斯曼·丹·福迪奥曾派苏莱曼·托塔和达邦·丹巴藻率领富尔贝人的队伍去征服卡诺。

④⑦ 穆罕默德·阿耳瓦利——卡诺最后一个国王(1781—1807 年在位)。1807 年富尔贝人攻陷卡诺，确立了奥斯曼·丹·福迪奥的统治地位。

④⑧ 穆萨·巴巴尔尼·托塔和亚穆萨曾率领富尔贝人的队伍于 1804 年占领扎扎乌地区的扎里亚城。

④⑨ 马卡，或作马坎——扎里亚王，1804 年前在位。

④⑩ 阿卢·杰迪，或作阿利乌·杰多——奥斯曼·丹·福迪奥手下的一员将领，曾与穆伊焦一起于 1805 年占领比尔宁克比。

④⑪ 比尔宁克比——索科托省一城市。

④⑫ 苏莱曼——十八世纪末的克比国王。

④⑬ 福迪·丹·塔腊纳——克比国王，1805 年前在位。

④⑭ 马法腊——赞法腊省一小城。

④⑮ 布尔米、亚乌里、科雷——都是地区名。

④⑯ 托托——阿布贾以南一小城。